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大卫·科波菲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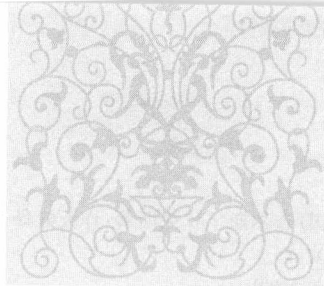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 著 许天虹 / 译



David Copperfield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下)/(英国)查尔斯·狄更斯著;许天虹译;刘苏周校注.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4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祿善主编)

ISBN 978-7-5354-3438-8

I.大…

II.①查…②许…③刘…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2414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刘 方 李 易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秦新华

封面绘画:丁 玲

插图绘画:阮 建等

排版制作:胡金娥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32.125 插图:20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80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46.00 元(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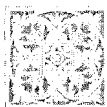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黄禄善	韩忠华
杜 蕾	李 易	王仙芳
金泽龙	沈 婧	

第三十二章

长途跋涉的开端

据我推想起来，对我来说是自然的事，对许多别的人来说，也是自然的事。所以我不怕写出来，我和史蒂福绝交时，反而对他更加爱慕了。当我痛切地发现了他的无耻以后，我比过去我最最热爱他的时候更想到他的一切优秀的地方，更对他的一切优秀的成分抱以怜悯之情，更承认那些本来可以使他成为一个高尚有名的人的品性。虽然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自己在他污辱一户忠厚人家的举动中也负着一部分原来不自觉的干系，可是我相信，假如我能跟他面对面地相遇的话，我是说不出一句责备话来的。我仍旧这么爱他——虽然他已不再能迷惑我了——我会这么温柔地珍藏着我爱他的旧情，以致我恐怕将如一个精神受到伤害的孩子一样懦弱，所不同的只有一点，就是怀念我们或有恢复友情的一天。与他重归于好，我想也没想过。我感觉到，正如他也感觉到一样，我们的一切关系已完全结束了。我始终不知道，我在他的记忆中是怎样的——或许是十分轻淡，很易忘却的——不过他在我的记忆中，却如一个故去的挚友那样令人怀念。

是的，史蒂福啊，你将离开这部可怜的传记述说的场景！我的悲哀或许会在“最后审判”的宝座^①前不由自主地做反对你的见证；但我的愤怒的思想或责备是决不会的——我知道！

① 最后审判的宝座(Judgement Throne)，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

关于这件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市；当我第二天早上在街上走过的时候，我听到人们都在他们的门口谈论它。许多人骂女的，也有人骂男的，不过对于她的义父和她的爱人，却只有一种情感。所有的人们都对不幸的他们抱着一种敬意，那是充满着温情和体恤的。当他们俩早晨在海滩上慢慢地走着的时候，那些航海者都远远地站在别处，三五成群，同情地互相谈论着。

就在海滩上，离海水很近的地方，我找到了他们。即使攀古堆没有告诉我，他们在天色大明的时候仍像我离开他们时那样地坐着，我也易于看出来，他们昨夜完全没有合眼。他们的样子很憔悴；我觉得我认识攀古堆先生这么多年，他也没有像这一夜之间低头低得这么厉害。不过他们俩都有如那海洋一般的庄重而坚定——这时的海洋正躺在阴沉的天空底下，没有浪涛，可是海面上还是沉重地起伏着，好像它在安息中呼吸似的，而在水天相接之处则渲染着那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发出来的一片银光。

“我们已经好好地谈过了一番，先生，”攀古堆先生在我们三人一同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以后对我说道，“关于我们该怎么办和不该怎么办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看清了我们的去路。”

我偶然看了海姆一眼，这时他正在眺望着远方海上的银光；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思想——并不是由于他的愤怒，因为他的脸上并没有含着怒色；我只记得它含着一种严厉的坚决的表情——我怕他万一遇见了史蒂福，他就会杀死他。

“我在此地的责任已完结了，先生，”攀古堆先生说，“我要去寻找我的——”他顿了一顿，用坚决的声调说道：“我要去寻找她。这是我今后的责任。”

当我问他将到哪里去找她时，他摇摇头，随即问我是否要在明天到伦敦去。我告诉他，今天我没有走，只是恐怕失去为他效什么力的机会；不过他愿意什么时候走，我就可以什么时候走。

“如果你赞成的话，先生，”他答道，“我愿意明天跟你一道去。”

我们又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海姆，”他继续说道，“他要保持着他现在的工作，去跟我的妹妹住在一块儿。那边的这只旧船——”

“你要抛弃这只旧船吗，攀古堆先生？”我温和地插嘴说。

“我在那边的地位已没有了，大卫少爷，”他答道，“万一有什么船会沉没（因为海面上的颜色很阴沉），那就是这一只了。可是不，先生，不；我并没有抛弃它的意思。绝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依旧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才解释道：

“我所希望的是，先生，不论昼夜寒暑，都保持原样，就是她第一次见到的老样子。万一她会流浪回来，我不愿让那老地方似乎在推开她，你知道，它应当像在诱引她走近去，或许像一个幽灵似的，在风雨中从那扇熟悉的窗里张望进去，窥视着炉边的那个老位置。那时候，大卫少爷啊，看到只有古密奇夫人一个人在那里，她或许会战栗着鼓起勇气来爬进去；或许终于会被放在她睡惯的那张床上，而在本来如此愉快的地方休息一下她那疲劳的脑袋。”

我虽竭力想回答他几句话，可是却说不出。

“每一夜，”攀古堆先生说，“正如黑夜每天必来一般，那支蜡烛得放在玻璃窗口内的老地方，使得她万一看到它时，它会似乎在说，‘回来吧，儿啊，回来吧！’万一天黑以后，海姆，有人在你姑姑的门上敲门——尤其是轻轻地敲门时，你不要去开门。让你姑姑——不是你——去见我那失足的孩子！”

他走在我们前面，相距有几步路：这样走了好几分钟。在这期间，我又看了一眼海姆；因为看到他的脸上仍旧露着那样的表情，他的眼睛仍旧望着远方的银光，我就触了一触他的胳膊。

我两次呼唤他的名字，所用的声调好像是要唤醒一个睡着的人似的——他才注意到我。当我终于问他，他在这么出神地想着什么的时候，他答道：

“想着我前面的事，大卫少爷啊；还有那边的。”

“想着你的前途，是吗？”因为他刚才胡乱地指了一指海上远处。

“是呢，大卫少爷！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从那边，我觉得似乎来了——结局。”他如梦初醒似的望着我，可是脸色坚定如故。

“什么结局？”我担心地问，仍旧怀着刚才的恐惧。

“我不知道，”他沉思着说，“我正在回想，一切的开端都是在这边发生的——于是结局来了。可是这已经过去了！大卫少爷，”他好像看破了我的心事，又说道，“你不用害怕我，不过我有点糊涂，想事儿不清楚了。”——这就是说，他失去了神志，完全昏乱了。

攀古堆先生站住了，等我们走上去，我们就一道走着，不再说什么话。可是这一番对话，连着我刚才的那种恐惧，仍旧时常要来骚扰我，直到那预定的结局准时来到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地走近了那只旧船，就走了进去。古密奇夫人不再在她那个特殊的角落里垂头丧气了，正在忙着预备早餐。她接了攀古堆先生的帽子，为他放好了坐椅，讲话的声调十分愉快柔和，以致我几乎不认得她了。

“但尼，我的好人哪，”她说道，“你得吃点，喝点，这样身上才会有劲儿，不然你就什么都做不成。试试看，这是一个可爱的人儿呢！如果我的叽咕，”——她说的是她的喋喋不休——“使你不安，请老实告诉我，我就不吱声了。”

她侍候我们大家吃了早餐，就退到窗口去，勤快地修补着攀古堆先生的几件衬衫和别的衣服，随即把它们整齐地折好了、装在一只旧的、水手们常常携带的油布袋里。同时，她继续安静地讲着话。

“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春夏秋冬，但尼，你知道，”古密奇夫人说，“我将老是留在这儿，使一切都像你所希望的那样。我没多少文化，不过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抽空写信给你，把我的信寄到大卫少爷那里去。你有时候也会写信给我吧，但尼，告诉我你在你那孤苦无告的旅途中生活得怎样。”

“恐怕你在这边将很寂寞吧！”攀古堆先生说。

“不，不，但尼！”她答道，“我不会寂寞的。你不用顾念我。

我要替你维持一个所在，”——古密奇夫人说的是“家庭”——“事情就够忙了；我要在这儿维持着一个所在，静候你，或任何人回来，但尼。在天气好的时候，我要照例坐在门外。如果有什么人真的回来时，他们老远就会看到这孤老太婆一直诚心诚意等着他们。”

古密奇夫人一下子起了多大的变化呀！她已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是这么的热心，这么的敏于觉察什么话是好说的、什么话还是不说出来的好，她是这么的忘记了自己，这么的顾到她周围人的悲哀，以至于我对她非常起敬。这天她做了多少活儿呀！海滩上有许多东西要搬进来藏放在外边的小屋里——例如桨啊，渔网啊，帆啊，绳索啊，竿子啊，虾缸啊，一袋袋的压舱物啊——虽有不少人予以协助，只要攀古堆先生开一声口，这一带海边没有一双会工作的手不愿为他出力而获得丰厚的酬报的，可是她一定要整天搬运着不是她所能愉快胜任的重物，劳劳碌碌作各种不必要的奔波。至于悲叹她的不幸呢，她似乎已完全忘记了她曾遭遇过什么不幸。她在她的同情中保持着一种平衡的愉快，这决不是她所发生的变化中最不足奇的一点。怨天尤人的事，自然不会再有了。从早到晚，我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发颤一次，或看到一滴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直到黄昏时分，只有她和我和攀古堆三人在一块儿、他已精疲力竭地睡着的时候，她才发出了一阵抑制住一半的唏嘘和哭泣，把我带到门口去说：“愿主永远保佑你，大卫少爷，请做他这可怜儿的朋友吧！”于是她立即跑到屋外去洗脸，以便悄悄地坐在他旁边工作着，静候他醒来。总之，我在当晚离开她时，我把她当做了攀古堆先生的苦难的支持者；我不厌其烦地默想着我在古密奇夫人身上看到的教训和她展示给我的新经验。

在晚上九时和十时之间，当我忧郁地在市内漫游时，我在奥默先生的门口停留了一下。据他的女儿告诉我，奥默先生为了这事十分伤心，整天都非常消沉不快，没有抽他的烟就去睡觉了。

“这丫头净撒谎，一肚子坏水儿，”裘兰夫人说道，“她从来没有一点好处！”

“不要这么说！”我答道，“你心里不会这样想的。”

“是的，我这样想的！”裘兰夫人愤愤地喊。

“不，不！”我说道。

裘兰夫人摇摇头，要想表示很严厉粗暴的样子；可是她控制不住她的软弱的一面，却哭起来了。固然，我当时还年轻；可是由于这份同情，她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更加善良了，我觉得这十分适合她那贤妻良母的身份。

“她究竟要去干吗呢！”明妮啜泣着说，“她要到哪里去呢！她将变成什么呢！哦，她对自己，对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我记起了明妮还是一个美貌的少女时的情景；我很高兴，因为她也记得，并且回忆起来这么动情。

“我那小明妮，”裘兰夫人说道，“刚刚才算睡着了。就是睡着后，她还在为爱米雷而唏嘘呢。小明妮整天哭着要她，并且反复不已地问我，爱米雷是不是坏人？我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呢——爱米雷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晚上把她自己脖子上的一条丝带解下来系在小明妮的脖子上，并且把她的头放在她旁边的枕头上，直到她熟睡着的时候！那条丝带现在还系在我那小明妮脖子上。这或许是不应该的事，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爱米雷固然很不好，可是她们彼此却很投缘。小孩子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裘兰夫人非常苦恼，她的丈夫走出来安慰她了。我跟他俩道别后，就回到攀古堆的家里去；我的心情似乎比以前更忧郁了。

那个善良的人——我说的是攀古堆——并没有被她最近的那些忧愁和失眠的夜晚弄得疲倦，此刻还在她哥哥的家里，预备守候到天明。她自己的家里，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老太婆，她是最近几星期中攀古堆自己不能顾管家务时雇来帮忙的。因为我并不需她服侍，我就叫她去睡了，这自然并不违反她的意志；我独自坐在炉灶前面，思量着一切的事。

我正在由巴切斯先生临终的情形想到潮水、而乘潮驶向海姆——在这天早上这么古怪地望着的远方时，我被一下叩门声从遐想中唤了回来。门上本有一个叩门的工具，但这次的叩门声并不是它发出来的。那是用手轻轻地敲出来的声音，而且响在门的下部，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敲门似的。

它使我吓了一跳，犹如是一位要人的仆役的叩门声似的。我打开门来，先向下一望，惊异地看到只有一顶很大的伞，似乎在自行走来走去。不过立刻，我就在伞底下发现了毛谦小姐。

要是她在拿开这顶无论如何都不能收拢的伞时，对我显示了我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她时感到这么深刻的印象的那种“轻浮的”脸色，我或许就不愿很亲切地接待这小东西了。不过，当她抬起脸来看我时，她的神情是那么的恳切；当我替她拿了那顶伞时——这顶伞就是给“爱尔兰的巨人”^①使用也不大方便的——她极其痛苦地搓着她那双小手，以致我对她颇为同情。

“毛谦小姐！”我说话以前，先向那条空空洞洞的街上两头望了一望，不十分明白究竟我还想看到点什么，“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你怎么啦？”

她用她短短的右臂对我示意，要我替她收拢那把伞；随即匆匆地走过我面前，走到了厨房里去。我关上了门，拿着伞跟进去时，看到她坐在挡炭栅的角上——那是一个低低的铁质的挡炭栅，上面有两条扁平的横杠可以安放碗碟——在水锅的阴影中前后摇摆着她的身子，并在她的两条膝上摩擦着两手，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因为只有我独自一人来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观察这些怪异的行为。我又惊惶地喊道：“请你告诉我吧，毛谦小姐，你怎

① 爱尔兰巨人，指的是18世纪一名叫 Charles Byrne 的爱尔兰人，骨架高达八英尺四英寸，放在皇家外科医学院。

么啦？病了吗？”

“亲爱的年轻人啊，”毛谦小姐重叠着两手，揪在她的心上说，“我这儿有病，非常不舒服。一想到如果我能早早知道，或许可以阻止它发生的，事情就不会闹到这地步了——谁让我傻乎乎的不在意呢！”

她又摆动着她那短小的身子，那大得跟她的身材全不相称的帽子也不住地往来摇动着；同时有一个极大的帽子在墙上随之摇动着。

“我看到你这么大的痛苦，这么一本正经，我很惊异——”我正要說下去，却被她打断了。

“是的，总是这样的！”她说道，“这些不懂事的年轻人，虽然已长得人高马大，看到了我这样的小东西也有常人的感情，总要惊异的！他们把我当做玩物，拿我来寻开心，厌倦时就抛弃我，并且怀疑我不会比一匹木马或一个铅兵有更多的情感！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老是这样的！”

“别人或许如此，”我答道，“我却不然，我郑重地对你保证。或许我看到了你现在的位置，是一点也不应该惊异的，因为我对你了解得太少。”我不假思索地把我的心思说了出来。

“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小妇人说着，站了起来，并且伸直了两条胳膊，表示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看！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先父也是；我的妹妹也是；我的弟弟也是。我已经为拉扯弟妹们工作了这么多年——一天到晚都很努力，科波菲尔先生。我必得生活着。我并不害人。如果有不知反省的人或恶毒的人要嘲笑我，我除了嘲笑自己、他们和一切事物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如果我当时这么办，那是谁的过失呢？我的吗？”

不。不是毛谦小姐的过失，我可以看出来。

“假如我曾对你那个虚伪的朋友表明我是一个多情善感的矮子，”那小妇人带着谴责的恳切神气，对我摇着头说，“你想我究竟会得到多少他的帮助或善意？假如小毛谦——年轻的先生，她的身材并不是她自己造成的——去对他或跟他类

似的人申诉她的不幸，你以为什么时候她那细微的声音才会被听到？小毛谦即使是最苛刻、最愚鲁的侏儒，她也一样需要生活的；可是她竟生活不下去。不。她要是靠吹口哨乞讨的话，吹到死，也是等不来的！”

毛谦小姐重新坐在那挡炭栅上，摸出了她的手帕来，擦着她的眼睛。

“为我感谢上帝吧，如果你有一副和善的心肠的话——我相信你是有的，”她说道——“当我十分明白我是怎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是能够高高兴兴地忍受这一切的。无论如何，我自己很感激上帝，因为我能不沾任何人的光，在世界上走我的渺小的路；而对于我一路走去时，人们由于愚蠢或虚荣心向我扔东西，我可以扔点肥皂泡去还答他们。如果我不怀念着我所缺少的一切，这对我自己是好的，对别人也绝没有什么害处。如果我是你们这些巨人的玩物，请对我温柔一些吧。”

毛谦小姐一直非常注意地盯着我看，这时把她的手帕放回了袋里去，继续说道：

“刚才我在街上看到了你。你可以想得到，短腿而气急的我不能走得跟你一样快，所以赶不上你；不过我猜到了你要到哪里去，所以就跟来了。今天我已到这儿来过一次，不过那个好心的妇人不在家里。”

“你认识她吗？”我问道。

“我知道她和她的情形，”她答道，“我是从奥默·裘兰公司里探听得来的，今晨七时，我在那边。你可记得，那一次我在旅馆里遇见你们俩的时候，史蒂福对我说的关于这不幸的姑娘的话？”

毛谦小姐这样问的时候，她头上的那顶大帽子和墙上的那顶更大的帽子，又往来摆动起来了。

她问起的那番话，我当然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一天内，我都想起过好多次。我就这样对她说了。

“那兔崽子，该天打五雷轰。”那小妇人把她的一根食指竖起在她那些闪闪发光的眼睛和我之间说，“他的那个狗腿子，

更应该千刀万剐；不过我记得，对她从小就有好感的却是你呢！”

“我？”我应声道。

“孩子呀，孩子呀！你给我对天发誓，”毛谦小姐喊道，同时又在那挡炭栅上摇摆着她的身子。并且不耐烦地搓着她的两手——“你为什么要这样赞美她，为什么还要脸红，显得不安呢？”

我瞒不过自己，我曾这样做过，虽然原因跟她所推想的截然不同。

“我本来知道点什么呢？”毛谦小姐说着，又摸出了她的手帕来，每隔一会儿就用双手把它掩在眼上，同时轻轻地在地上跺一跺脚。“我看了出来，他正在阻挠你，哄骗你；而你在他的手里，软得如同蜜蜡，我离开了那个房间不满一分钟，他的仆人就告诉我说‘小呆子’——他是这样称呼你的；你不妨终生称他为‘老坏蛋’——对她着了迷，她也受宠若惊地欢喜他；不过他的主人已打定主意，要使这个不致发生什么不良后果——为你着想的成分多过于为她着想——而他们到这儿来就是为此。我怎能不信他的话呢？我看到史蒂福用赞美她的话来奉承你，使你高兴。首先提出她的名字来的也是你。你承认你一向很爱慕她。当我对你说到她时，你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阵冷一阵热，一齐表现了出来。我怎能不想——我竟这样想了——你是一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放荡子弟，现在落在经验丰富的人的掌握中了，他们能够摆布你，为你谋幸福的！哦！哦！哦！他们害怕我发现事情的真相，”毛谦小姐喊着，离开了那挡炭栅，难过地举起了她那两条短短的胳膊，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因为我是一个机灵鬼——我要在世界上活命，不机灵成吗？他们完全骗了我，我就交了一封信给那个可怜的不幸的姑娘——我深信这封信才使她开始跟李德默交谈，这个人是他主人故意留在这边的！”

我听到了这番背信弃义行为的揭露，吓得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毛谦小姐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直到走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她才又坐在挡炭栅上，用手帕擦着她的脸，摇着头，此

外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过了好久。

“前天晚上，科波菲尔先生，”她终于又说道，“我巡游到了诺威区。我在那边听到他们诡秘地来来往往，并没有带着你——这是有点古怪的，使我疑心其中一定有鬼。昨晚我在伦敦来的公共马车经过诺威区时上了车，今晨就到这儿。哦，哦，哦！已经来不及了！”

可怜的小毛谦在这样哭嚷、恼怒了一番以后，竟冷得不得了，她在挡炭栅上扭转身去，把她那双可怜的打湿的小脚放在灰烬中烘着它们，眼睛则望着炉火，坐在那里有如一个大的洋娃娃。我坐在炉灶另一边的一张椅子上，怏怏不乐地思索着，迷惘地望着炉火，有时也望望她。

“我得走了，”她终于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你不会怀疑我吧？”

她问这话时非常锐利地看了我一眼；我遇见了这锐利的目光，竟不能立即十分直率地回答一个“不”字。

“喂！”她说，抓住了我伸出去扶持她跨过那挡炭栅的一只手，若有所思地仰望着我的脸，“你知道，假如我是一个身材正常的女人，你不会猜疑我的！”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真理；我颇觉惭愧。

“你还年轻啦，”她点着头说，“接受我一句忠告吧，纵然我长仅三尺。除非有切实可据的理由，好朋友啊，请你不要把肉体上的缺陷跟精神上的缺陷联在一起。”

这时她已越过了那挡炭栅，我也越过了我的疑心。我告诉她说，我相信她已忠实地把她的情形报告了我；我们俩都被居心叵测的小人利用了。她向我道谢，并且说我是一个好人。

“你听着，”她本来在向门口走去，这时却转过身来，又竖起了她的食指，机警地望着我说，“根据我所听到的话——我的耳朵老是支棱着的；我不能吝惜不用我所具有的任何能力——我有理由怀疑他们大概到国外去了。可是他们如果有回来的一天，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如果有一天回来了，而我还活着——在各地漂荡的我，大概会比别人更早知道这个

的。我无论知道点什么，都会让你知道。如果我有一天能为那可怜的受骗的姑娘出点什么力，我当竭力去做，我向老天保证！至于李德默，有我小毛谦在他后面，还不如被一头猎犬追踪着的好！”

我注意到了她说最后这句话时的表情，我就完全相信了她。

“信任我，就像你会信任一个身材正常的女人的程度，不多，也不少。”这小人物说着，以恳切的神情在我的腕上触了一下。“万一你下次看到我时，我不像现在的模样，却像你初次看到我时的情形，请注意我是在怎样的人中间。记着，我是一个完全无助、毫无自卫力量的小东西。试想，我在一天的工作做完后，在家里跟我的弟妹们团叙时的情形——他们生得跟我完全一样。那样，你或许对我不过十分苛刻，也不会惊奇我能够难过并且能一本正经了。晚安！”

我对于毛谦小姐发生了一种跟我以前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意见；我把右手伸给她，随即打开了门，送她出去。要把那顶大伞竖起来，平衡地放在她的掌握中，实在不是一桩轻易的事；不过我终于做成了这事，看它跳跃着在雨中沿街走去，一点也不见伞下有什么人的影踪，只有在过分饱满的水槽里冲下来一阵大水使它倾侧时，才可以看到毛谦小姐在拼命挣扎着，要把它拿得端正。我有一两次试图奔过去救助她，可是我没有跑到，那顶伞又像一只极大的鸟似的跳跃向前了；于是我就回来睡了，一直睡到了天明。

天明了，我会合了攀古堆先生和我儿时的保姆，我们很早就到公共马车站去；古密奇夫人和海姆正在那边候着，跟我们告别。

“大卫少爷啊，”海姆趁攀古堆先生正在把他的油布袋放到那些行李中间去时，把我拉到旁边去，悄悄地说道，“他的生活完全破坏了。他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他的前途怎样；他会继续不停地往远处走，终生不肯回头——相信我的话吧——除非他找到了他寻找的目标。我相信你会做他的朋友的，大卫少爷？”

“信任我吧，我一定做他的朋友。”我跟海姆恳切地握着手说。

“谢谢你。多谢你，先生。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大卫少爷，我目前的职业很好，可是我得到的钱，现在毫无用处。钱在我已没有用处了，除了维持生活。倘使你能把这些钱用在他身上，我工作时就可以更起劲些。话虽如此，先生，”他非常坚定温和地说，“你可以相信我无论何时都会像一个大丈夫似的工作的，都会把所有的劲儿使出来！”

我告诉他，这我相信，我还委婉地说，现在他自然立意要过独身的生活，但我希望有一天他或许会终止这种生活。

“不，先生，”他摇着头说，“这一切在我已完全过去了，先生。决没有一个人能填补这个空位的。可是请你记着那些钱，因为无论何时总有一些为他留着的。”

我答应了，同时也提醒他：攀古堆先生有其已故的妹夫的遗赠，可以得到一笔稳定的、虽然为数很有限的收入。于是我们彼此告别了。就是此刻写到我跟他告别时，我还是不能不悲痛地想到他那谦和的刚毅和极大的悲哀。

至于古密奇夫人呢，我若要描述她怎样沿街追随着公共马车，眼内含着她竭力忍住的泪水，除了车顶上的攀古堆先生以外，什么都没有看到，以致和对面行人撞个满怀——那么我就将担任一桩相当困难的工作。所以，我不如就让她气喘吁吁地坐在一家面包店门口的阶石上吧：她的帽子完全走了样，鞋子也掉了一只，落在离她很远的人行道上。

我们到了我们的旅程终点，第一件事是为攀古堆寻觅一个小小的寓所，使她的哥哥也可以暂住在那里。我们十分侥幸，在离开我那边不过两条街的一家杂货店楼上，找到了一个又干净又便宜的寓所。我们租定了这住处以后，我就在一家饮食店里买了一些冷肉，带着我的旅伴们回家去进晚餐；说也抱憾，不料这个办法不能得到克鲁伯夫人的赞许，且受她反对。可是，要解释这位太太的心理状态，我不能不说，她对于攀古堆非常生气，因为后者到这地方还不满十分钟，就撩起了她的丧服，着手打扫我的寝室了。克鲁伯夫人认为这是一件